

松龕先生文集

松龕先生文集目錄

卷一

堯都辨

晉國初封考一

晉國初封考二

禁鴉片論

鹽法論

四川鄉試進呈錄序

璧勤毅公兵武聞見錄序

李桐溪僉憲擬議全編序

介休冀氏族譜引

彭嶽屏時文序

陳啟齋太史時文序

雷劍峰制義序

和倪齋時文序

涵碧樓詩稿初刻序

太乙舟詩集序

慎獨山房詩集序

種石山房詩集序

有不爲齋詩集序

傲霜園詩鈔序

菊園詩鈔序

書田蓮房詩卷

王印川詩集序

求益齋試帖序

茹古山房試帖序

張廣文新鐫絃歌必讀序

卷二

送顏魯與制軍謝政歸第序

別劉莊年觀察序

送程立齋大令入覲序

小序贈梁君問青

晚梅說贈陳劍芝

誥封一品夫人穆太夫人八十壽序

誥封一品夫人周母陳太夫人九十壽序

韓芸昉中丞七十壽序

武次南觀察六十壽序

候選道春潮沈公八十壽序

誥封武翼都尉周公樸齋八十壽序

冀母馬太夫人七十壽序

侯節母趙太恭人七十壽序

侯節母李宜人五十晉六壽序

常母任太宜人六十壽序

張公蓮塘暨配羅恭人六十雙壽序

例貢生李君純嘏七十壽序

例封安人王母高太安人八十晉五壽序

仰周韓公暨繼配劉儒人六十雙壽序

卷三

致屬下十七縣書

致某方伯書

致趙盤文明經謝石珊孝廉書

上顏魯與制軍書

謝劉次白中丞保薦書

致王雁汀中丞書

覆恒月川方伯書

覆鍾石帆觀察書

覆陽曲三紳士書

致瑞五園廉訪書

覆保慎齋廉訪書

覆吳思澄比部世兄書

致劉玉坡制軍年伯書

致孔雲鶴觀察書

致張詩舫總憲書

致薛覲唐少宗伯書

卷四

致武芝田觀察論縣名及縣志書

致劉魯汀大令書

致魯汀論戴氏汾州府縣志書

致魯汀論兩漢水書

題王月潭先生小傳後

跋丁長孺先生墓表

題劉玉坡制軍自立圖

題孟蘭舟侍御事實冊

書王印川廣文詩後

書王印川廣文詩注後

題沈歸愚杜詩注後

平遙超山書院創建重修原委碑記

田蓮房倡修宗祠碑記

同溪續公墓表

絃齋續先生墓表

趙生哀辭

謝政歸里祭主文

致服先堂兄書

附

致服先堂兄書

附

商辦立嗣書

附

致先箴八弟書

附

松龜先生文集卷一

堯都辨

堯之故都漢人卽歧兩說有謂在平陽者有謂在太原者堯接兄
摯之統初卽位時幽并未分兩地皆冀州土於彼於此理皆可通
然竊以理勢揆之當在平陽不當在太原太原四面皆山北自今
太原郡治起西南至介休之義棠平土不足三百里東西則兩山
相望闊處不足百里狹處止數十里水道之達於河者僅有汾水
而自介休以南汾水行雀鼠谷中偃仄險巇同於惶恐黯淡故秦
晉汎舟之役自雍及絳而止今渭河之船截黃河橫渡入汾亦至
絳州而止絳州以北自古無行舟之事其陸路則自霍州以北鳥
道盤空險仄不容臆直至介休之義棠始入平土東面則太行

八徑澗谷深昧西面則萬山叢疊開闢以來無輪轍北面則狄土也唐虞時制崇簡樸京師戶口不繁兵衛無幾原非如後世之聚兆人屯重兵資漕運然諸侯朝覲各貢方物天子巡狩四嶽咸周斷不能僻處於舟車不通之地而爲九有之共主則太原之不可爲帝王都明矣不但此也太原上古時汾水下游未通壅爲大澤左氏稱金天氏之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臺駘臺駘能世其官始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禹貢冀州旣載壺口之下卽繼之曰治梁及岐旣修太原至於岳陽梁山在離石縣今之永寧州岐卽狐岐在介休皆別派之入汾者曰旣修太原至於岳陽疏汾水之壅遏至霍泰之南使之達於河也考臺駘爲少昊之裔孫而神堯至少昊止隔高陽高辛兩世臺駘之宣汾洮障

大澤正當在神禹治水之時傳稱帝用嘉之帝卽堯也事在帝堯將倦勤之時距初踐位相隔已七十年當堯初年臺駘未障大澤神禹未奠大川太原未修尙在汪洋巨浸之中堯安得而都之如謂洪水使然以前不爾則剖判以來從無治水之事決排疏淪實始於禹謂汾洮因洪水而益漲則可謂洪水以前太原並無水患則雨水日久自涸又何勞禹之施功而臺駘之或宣或障亦殊多事矣周禮職方氏并州之藪澤曰昭餘祁卽今徐溝祁縣至平遙一帶地形如釜底夏令雨水稍多驛路卽成溝渠周室定鼎已在帝堯千餘年之後而太原附近之地尙爲藪澤况於帝堯踐位之初太原別名大鹵見於春秋傳正因其近傍昭餘祁地多鹵斥故得此名臺駘之障大澤卽障昭餘祁也地形如此可以爲天子之

都乎平陽地形坦拓北起霍秦南極中條左倚太行右繞大河膏
腴之壤周廻幾二千里較太原之局狹迴不相侔以此爲帝王之
都似矣又禹貢各州皆以達於河爲貢道平陽雖非近逼大河而
汾水下游入河可通舟楫至絳州距平陽百餘里已不啻直達外
府矣其陸路則方軌並進南下風陵渡河卽中州之陝洛關中之
三輔四通八達無往不宜故舜之都蒲坂禹之都安邑皆與平陽
相近則堯都之在平陽確然無疑也太原之說雖出漢儒實事求
是吾不敢從又鄭康成毛詩譜謂堯始都晉陽後遷河東平陽亦
不可遵自夏以前古帝王從無遷都之事堯以唐侯嗣統故國在
今直隸省之唐縣建都何等大事豈有不擇地而但取晉陽之近
便迨後知其不安乃復勞民傷財而遠徙於平陽聖神舉事當不

如是之輕率也

晉國初封考一

晉之初封周天子畿內之侯也古者王畿千里然非規方而畫之也周之西京在豐鎬其間平地東西不過三四百里南北亦然餘皆爲名山大川所占而其中又間有古建國勢不得移而去之非絕長補短不能足千里之數千里內空閒之士大半得之兼攻取侮其東境當包河洛大梁其北境當逾河而兼有山右之河東太原非止關中片土也王畿內頗封同姓之國如虞虢之類不一而足入則爲王室之公卿出則自君其國唐叔初封之翼距鎬京不過五六百里故傳稱晉爲甸侯則晉之建國固當在王畿之內又傳稱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唐叔成王之弟鄭桓公宣王之弟皆周

室懿親又同爲畿內之侯密邇東都故能夾輔平王成東周之大局也國語周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父諫之論者頗以爲疑謂太原晉地周天子何以料其民此仍執漢儒以太原爲唐國變父徙晉水之舊說而不知唐國自在平陽太原乃王畿北鄙之地中間雖隔楊耿唐霍各國而王畿之千里不能以中間碁布藩封遂不隸於職方也當宣王時玁狁勢已披猖故六月之詩薄伐至於太原因其衝突往來烽燧時舉故簡料丁壯爲防守之計古謂天子守邊卽此意也若太原本是晉地則諸侯不能自守其國而轉勞王人爲之簡料是與平王之戍申戍許又何異乎迨幽王遭犬戎之難平王棄關中而畀秦霍秦以北遂淪左衽入春秋後晉獻公以并兼爲事國勢日張姜戎白狄並能驅役然太原片土仍爲狄

人所據直至春秋昭公元年荀吳敗狄於大鹵石嶺之南狄人始不敢牧馬而全歸晉之疆索耳論者不考其時以四五百年以後之晉當周室之初制而謂太原本晉地固宜多所牴牾也

晉國初封考二

史記晉世家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卽堯裔子所封是周初之唐卽後來之翼其地正在河汾二水之東唐叔之初封在於此並無晉陽之說也又晉世家唐叔子燮是爲晉侯並無徙居太原之文謂唐初封在太原後徙河東者出於班孟堅鄭康成杜元凱因而魏王泰之括地志遂有燮父徙居晉水之說張守節本其說以注史記

然史記無其文也世本唐叔虞居鄂張守節注曰與絳州夏縣相近則與史記河汾之東相合又史記晉世家自燮父而下歷武侯成侯厲侯靖侯釐侯獻侯穆侯殤叔文侯昭侯昭侯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亦並無某侯復徙於翼翼之文惟鄭氏唐風譜謂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至曾孫成侯南徙曲沃近平陽焉其孫穆侯又徙於絳孔冲遠正義引杜預云翼翼舊都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與史記之文皆不合春秋以前之史遭秦火百不存一其掇拾舊聞僅存大略者止有司馬子長之史記及世本若謂二者爲不足信則班鄭皆在子長後一二百年元凱晉人魏王泰唐人其言反足信乎案叔虞始封之翼距太原之晉水南北蓋

七百餘里中隔韓信嶺之斗峻雀鼠谷之窞深車不方軌險仄難行非如翼絳曲沃平原廣坦相距不過百里內外可以任其遷徙也周制公侯之封皆百里周公勤勞王室太公佐命元勳而魯齊皆儉於百里叔虞武王少子成王之弟翦桐之封年尚小弱裂地斷不能過魯齊乃初封在翼傳一世至子變父忽北徙七百里之晉陽殊不可解變父之嗣侯其年不可考大約當在康王之世即使叔虞壽考亦當在昭王穆王之世其時周制初定王靈未削同姓親侯忽無故多取地六百里是當使王人詰其罪不聽則詔大司馬移以六師乃周天子未嘗過而一問尤不可解考平陽迤北地近邊陲周初建國無多然晉獻公所滅之霍卽今之霍州居霍秦之右亘於平陽晉陽之間嶺道紆迴一綫盤折別無可取之路

越國鄙遠春秋之秦且不能而况於周初之唐且燮父之時正當周室隆平之世戎翟未侵內患不作何所爲而徙國七百里之外至其子孫又何所爲而棄晉陽越七百里而南歸於翼書缺則有間如此大事何至無一字之流傳然而燮父之稱爲晉侯者何也晉以晉水得名戴東原謂晉水卽翼城晉峽之欒池水而斥駁太原晉水之說謂荀吳敗狄大鹵之前太原非晉地然晉水出懸甕山山海經有明文古今從無異說今將人所共知之晉水一但抹煞而別取人所不知之欒池水當晉水之正名截趾適屨於義亦未安也余嘗審思其故汾水出甯武之管涔山跨靜樂五寨二縣界汾之正源也晉水出太原之懸甕山又稱龍山在汾河之西岸發源之處名晉祠居民分渠灌田宜稻宜藕餘水入汾距管涔不

足二百里則是晉水者汾之別源也晉汾既合而爲一則汾水亦可稱晉水其下流逕平陽府城之西在唐叔封之翼城境內以大川名其國不稱汾而稱晉因而稱唐侯爲晉侯此亦情勢之可揣而知者也嘉陵江之故道水本不名漢因下游匯西漢水亦稱爲漢遼州之韓河本不名漳因下游匯鳩茲之濁漳水名爲清漳此與汾水之稱晉水正同一例則唐侯之稱晉侯又何異焉如以改易國名疑之則吳稱勾吳荆稱楚莒稱州萊杞稱淳于小邾稱鄒韓滅鄭之後稱鄭王魏徙大梁之後稱梁王此類正不可枚舉卽以晉而論曲沃強盛之後晉侯改稱翼侯尤其明証何獨於燹父之稱晉侯而疑之遷都晉陽之事史遷所不知而後人知之不亦異乎入春秋後晉遷都者屢矣由翼而曲沃由曲沃而絳由絳而

新田自荀吳敗狄大鹵拓地至石嶺關之北滅魏及虞虢兼有河內滅鮮虞滅鼓境達幽燕滅赤狄各種之後地盡澤潞沁遼達於平定洸洋數千里何處不可建郡邑而其屢遷總不離翼城左右百餘里亦可知當周初而遷晉陽爲事理之所必無也推其歧誤之由因漢儒於平陽太原皆以爲唐之故國遂致平陽有唐城有堯城而太原亦有唐城徐溝亦有堯城以爲同一唐也於彼於此無所不可不過絳與曲沃之類而不知一南一北相去七百里風馬牛不相及也朱子毛詩傳亦仍鄭氏舊說謂唐國在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至子變改國號曰晉直以唐叔初封卽在晉陽不在平陽而其所言晉國初封之疆域北起恒山至太行南極太原至太岳蓋一千餘里

不知成王當日安得此千餘里之閒田改周初百里之定制獨以私其母弟又稱南有晉水似唐國尙在晉水之北不知當位置乎何地矣自古著書者止憑故紙未嘗親歷其地故鑿空者多實事求是者少而不知九有山川千古不能移易非比空談理道可以由人出入也吾得引史記而斷之曰晉水卽汾水晉侯卽唐侯唐叔無初封太原之事燮父亦無徙居晉陽之事

禁鴉片論

鴉片之害食貨之妖也禁之之術一曰杜來源夷舶是也一曰絕興販奸民是也一曰嚴吸食官吏軍民比比是也物非中土所產夷舶不載之以來安知有所謂鴉片者至於舟車挾藏布之中夏則興販之奸民也吸食由於漸染敗類固多謹厚者亦復爲之是

故夷舶之罪浮於奸民奸民之罪浮於吸食法宜先杜來源次絕興販吸食者無所從得將不禁而自止而愚竊以爲不然天下事有勢焉勢者時之所積驟而遏之無當也善爲治者審其勢之所趨而徐爲之圖則無決裂潰敗之憂而事以大定鴉片之入中國康熙末年已有之漳浦藍鼎元嘗論其事其時吸食者不過粵之廣州閩之臺廈卽此數處亦不過十一之於千百夷舶挾此以來蓋亦嘗試其端未獲大利而奸民亦未有挾重貲以奔走其間者爾時司樞之官封疆之吏果有見微知著爲國家杜禍萌者以一紙諭其舶主不聽則將絕其互市彼且悚然而止不復來矣事之玩忽殆且百年其間雖稍設禁防而有司以爲具文漸染浸淫愈傳愈廣由粵閩而江浙蔓延於西北諸省其求之也切於禦寒之

裘褐而迫於飢渴之於食飲一日不得則喘息且死夷人每歲以舟之勝萬斛者數十滿載而來售之立盡則載金錢數千百萬去而閩越之民自富商大賈以至網魚拾蚌椎埋剽劫之徒逐其利者不下數十萬人此如萬仞懸流下注無涯之巨壑而欲驟從其中而遏絕之豈可得哉英夷之通市也其貨羽毛洋布自鳴鐘洋表諸淫巧器物近則滿船載煙土而以餘貨掩飾之上年浙江獲夷俘據稱英吉利不產鴉片所謂大土者產於孟加刺小土產於孟邁兩地久爲英夷所并兼孟加刺歲得稅銀五百萬孟邁歲得二百餘萬皆鴉片之利其鴉片售之中國者常十之七八是英夷之剝我元氣而富強其國者專在是矣犬羊之族不知信義惟利是圖處心積慮於百餘年之前寢以得志而歲獲金錢數千百萬

彼肯一旦舍置而專售其羽毛諸貨哉就使申以信約亦不過藉以給我急之則狼奔豕突如今日之事緩之則沿海售賣者如故也粵之惠潮閩之漳泉其民好利輕生與他處異自鴉片之利興趨之者十人而九其事逸於農賈一出而償其息者數十倍從吾法則飢而死必且傲幸於法之所不及而爲之而不顧操之過急不掉艇於海洋而爲蔡牽爲張保卽嘯聚於海島揭竿於藪澤而成爲礦徒驛卒之亂目前之畔附夷舶而甘爲之死者卽其人也

是故治夷舶者亂之已成者也好民者治之幸不甚力亂之將成而未成者也今若因夷舶之不可治轉而從事於奸民不旋踵而弄兵潢池害且有甚於夷舶者然則將遂已乎曰何可已也夷以酖毒啗我載我金錢貨貝以去而我因之以貧使我耕田服賈之

民挽弓持戟之士遍飢妖淫之藥而破家廢業宛轉疴癘以死彼自泰西達於東南洋以此戕人之國者數十向不敢窺伺中國今則駸駸乎有割據之謀矣有病者於此投一劑而誤因遂謝醫却藥聽其自斃可乎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嚴吸食而已矣今夫吸食之人其初無所利也羣焉爲之則亦爲之而已矣彼未嘗殺人於市剝人於途執而誅之誠若過忍然而法者因時而變者也原情定罪法之常也立制以防亂法之非常者也鴉片之害切於國計民生近且釀爲邊患寬之以自首予之以期限亦既諄諄然示之矣此而不改則梗化之頑民也誅之又何惜焉然則吸食之人半天下將盡執而誅之乎曰法不及衆亦示儆而已矣新例未頒鴉片同於菽粟兩年以來郡縣迫於功令亦頗有案治之者然民間

之所見者文告繚繼而已遣戍良苦非所畏也若果有纒首於市者則驚相告矣凡人無不畏死彼非有所驅迫何爲冒死習之然則治之之法當奈何曰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先內而後外先豪猾而後良弱訪其素行可誅而兼有此病者藉以鋤莠卽藉以警衆每歲大縣以十餘人爲率次者遞減秋讞則概擬情實概予勾決操之無過蹙而持之不少懈如是者十年其間能改者改不改者或權法或物故鴉片亦旣絕矣然則首禍之夷舶興販之奸民將遂釋而不問乎曰興販以求利也吸食者少則無利可獲彼亦將圖改業而稍稍解散矣欲治之則急於西北而緩於東南密於內地而寬於海口得而誅之無後時可以無激變之患英夷強甚然鴉片之來彼亦諱之吸食少興販絕彼數萬里載之而來將

安用之雖含怒蓄怨終不能藉爲兵端此愚所謂審其勢之所趨而徐爲之圖者也外以伐強寇之陰謀內以消奸民之反側所誅者少所全者衆愚以爲弭大患於無形而復凋敝之元氣計無有良於此者近者英夷爲寇擾亂海疆論者歸咎於鴉片之禁又或疑吸食擬絞爲過重欲從輕典是因噎而廢食也倘將來吸食之犯概擬緩決則隄防潰決不可禦止英夷知我法令之不行而愈有以輕我誠不知其患之所終也已

鹽法論

竊以爲鹽務之疲敝至今日而極矣法窮則變變則通變通之法不外兩端曰歸地丁曰行票鹽歸地丁誠爲簡易然官吏之資祿精商賈之操奇贏皆未必有田歸地丁則不耕者食無課之鹽而

農民獨受其病且鹽法之行期於裕國而不病民間食官鹽一
舛多費錢一二十未見其重困也使其食無課之鹽每舛省錢一
二十亦未見其利益也而農民於正供之外加輸鹽課則其勢甚
病秦隴食花馬池之鹽山西省北食吉蘭泰之鹽山東登州傍海
多鹽其勢不能行引故定制之初卽以鹽課歸地丁歷久相安民
間止知輸地丁而不知其中有鹽課今於行引之地驟以鹽課加
入地丁民間不知爲鹽務之窮而以爲無端加賦則怨謗羣興矣
且各省情形不同在昔時卽有能行不能行而在今日則均有難
行粵蜀滇黔不具論淮浙所行之引皆錢漕並重之地再加鹽課
則民不堪命此在昔時卽有不行者也此外長蘆山東潞村之鹽
所行者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閩鹽行於本省在國初定制時若一

概歸入地丁原無不可何者初定之引課非今日引課之數也亦無所謂生息雜欸也計此數省鹽課合計不過數十萬金歸入地丁每省多者一二十萬少者不足十萬灑之隴畝民間未見其甚病也然當定制之初因係可以行引之地不欲以鹽課累農民迨後生齒漸繁銷路日暢鹽務日益展拓更無樂乎歸之地丁於是正引之外有餘引正課之外有溢課至今日而餘引溢課之數較之正引正課或加倍或加數倍而生息之欸又幾及正引正課之半是昔之所謂數十萬金者今以數百萬計矣昔以數十萬金灑之數省猶恐病農民而不肯爲今以數百萬金灑之數省其可行乎其不可行乎畿輔土田磽瘠賦雖輕而差徭極重山東河南有粟米麥豆之漕中州河患頻仍又遭大旱山西省南亦連年旱災

而銀價增昂日甚一日民間輸地丁一兩卽係三十年前之二兩今再加以數百萬兩之鹽課其能勝乎其不能勝乎此數省額征地丁惟山西年清年款若直若東若豫若閩皆征不足額近年因銀價增昂催科之難十倍疇曩若每省再加鹽課數十萬不特征解不前且虞激而生變邦本之所維繫元氣之所蟠結一有動搖所關匪細此萬不宜輕議者也至於行票之法散漫難稽護訪不易流弊亦多然要非必不可行之策各省情形不同因時因地竭力講求亦未必遂無辦法然無一人敢任其事者其故何也夫變法非易事也引與票不能並行於一地行票不能不廢引引一廢而商散矣引商既散票法初行新造之車無轍可循有不能遽防之弊竇有不能遽合之機宜卽使竭力經營辦理得法而三年之

後課數能符舊額亦已幸矣若於甫經變法之始而責之以課如舊額雖能者亦變色而束手然而正課溢課皆爲撥餉之需生面要款又皆數米爲炊不能緩待今使變引爲票而爲三年中儘收儘解之請農部其能應之乎生息要款請改支正項錢糧農部其能應之乎既不能應則不得不責之以必如舊額以茫無把握之事而刻期以取盈誰敢任此琴瑟之不調也必須改弦然當其解弦移柱亦必有俄頃之間停指不彈宮室之將傾也必須改作然當其易樑換柱主人亦必暫移別室待其竣工而復舊今乃於解弦移柱之頃而責之以聲聲入破易樑換柱之際而主人必欲寢於斯食於斯不如是則管伶工僂匠氏雖師曠之聰公輸之巧亦長跽而謝不能矣然至七弦俱斷萬厦全傾責備且無所施亦不

得不從容變計矣竊以爲鹽法之宜變通而不能變通其故實由於此是故歸地丁之說策之萬不可行者也行票之說策之可行而不得行者也權輕重而劑盈虛計長久而寬格限是在乎經國者之別具權衡耳

四川鄉試進呈錄序

咸豐二年壬子科鄉試屆期禮臣以四川考官請得旨以臣徐繼畬借翰林院編修候補中允臣沈炳垣往典厥事伏念臣山右下士由道光六年丙戌科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編修補陝西道監察御史道光十六年授廣西潯州府知府歷陞廣西巡撫調任福建巡撫兼署閩浙總督上年因奉職無狀蒙恩內召補授太僕寺少卿循省愆尤方深悚惕茲酒榮邀特簡畀以衡文重任自維爲外

吏十六年簿書執掌學殖全荒深懼驪黃莫辨無以光襄鉅典謹
與臣沈炳垣馳行抵蜀遵限入闈時監臨則四川總督臣徐澤醇
協同點名則署布政使臣蘇敬衡署按察使臣胡興仁提調則成
綿龍茂道臣馬秀儒監試則建昌道臣劉裕鈔內簾監試則候補
直隸州知州臣音德布爰進學臣支清彥所錄士扃闈三試之臣
徐繼畬偕臣沈炳垣率同考官卽用知縣姚寶銘候補知縣臣王
鵬勳卽用知縣臣劉維嶽江津知縣臣程祖潤試用知縣臣張香
海卽用知縣臣裘嗣錦卽用知縣臣劉鍾璟隆昌縣知縣臣張敏
行卽用知縣臣高鑾宣卽用知縣臣馬寶書等悉心衡校得士如
額擇其言尤雅者進呈御覽臣謹颺言簡端曰昔司馬遷爲文章
嘗遊覽天下名山大川以增益其奇氣夫遊覽者且然况生長其

間而得其鍾毓者乎臣取道褒針溯漢沔而南至七盤關入蜀境
朝天牛頭諸嶺皆高入雲霄俯羅萬象有劍閣一關天設奇險形
勢之雄傑宇內殆無與埒紆蟠起伏數百里至羅江而沃野平開
曠無涯既巴涪嘉陵諸江縱橫絡貫而南匯於大江其山川之磅
礴鬱積所包孕而亭毒者必生秀傑之才其發爲文章必多奇氣
故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之屬在兩漢卽以文章顯而眉山蘇氏之
文爲有宋一代大宗非偶然也夫制義與古文爲體不同而其資
於氣則同韓愈所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是也盛
非喧囂之謂奇亦非險誕之謂其言有物而如其物以發之是爲
真氣真則不求其盛而自盛不求其奇而自奇矣我國家教澤涵
濡二百有餘年蜀士之奮起科名而以功業文章顯著者後先相

望臣等履名勝之區躬校閱之任曷敢掉以輕心爰合薦卷遺卷而詳核之擇其理明辭達而有真氣者錄之非敢謂拔十得五亦願多士勉躋賢路益勵學修庶幾杞梓梗楠咸備朝廷之器使蜀中之名山大川不且益增其奇氣與維時官斯土者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四川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管巡撫事臣徐澤醇鎮守成都等處將軍臣裕瑞提督四川全省學政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支清彥鎮守成都等處副都統臣伊琿額提督四川全省軍務臣蘇布通阿署理布政使按察使臣蘇敬衡署理按察使川北道臣胡興仁鎮守建昌等處總兵官臣福圻鎮守川北等處總兵官臣伊薩布鎮守重慶等處總兵官臣皂陞鎮守松潘等處總兵官臣萬福通省鹽茶道臣清安泰分巡成綿龍茂兵備

道臣馬秀儒分巡建昌兵備道臣劉裕鈔分巡川東兵備道臣曹
澍鍾署理川南永甯道成都府知府臣王燕堂例得備書太僕寺
少卿加三級紀錄二次臣徐繼畬謹序

壁勤毅公兵武聞見錄序

內大臣壁勤毅公精於韜略爲當代頗牧頃在閩中嘗出所著守
邊輯要相示繼畬受而讀之歎爲有益邊防亟愆患付梓公以耆
艾懸車值粵氛熾甚論者謂扣囊智足以辦賊顧以耄耄抱疴不
獲請纓憂時感事著兵武聞見錄八篇聖主以殊諭徵取原稿公
遵旨進呈詰嗣月川方伯鉉版以贈同人以繼畬事公久屬以一
言綴簡末繼畬竊維古今兵家言汗牛充棟讀者倣而行之往往
齟齬不合或致敗事泥古而不通今故無當於實用也讀公所著

書實事求是無一影響揣摩之語爲將帥者果能遵而用之戰無不克守無不固正如良醫立方病者覆杯而沈疴立起空言之與實用豈可同日語哉行軍一篇末段有以毒攻毒之論僧邱破連鎮卽用此術此近事之確而可徵者要惟抱忠誠愛國之心如公者始能殫精竭思而爲斯言亦必抱忠誠愛國之心如公者始能行公之言而有實效然則讀公之書者必先心公之心焉可乎咸豐乙卯至月愚姪徐繼畚謹識

李桐溪僉憲擬議全編序

靈壽楊君敬軒以先君子旆南府君手鈔李桐溪先生擬議全編相示囑爲識其緣起繼畚展讀再三不禁泫然書鈔於乾隆辛亥時先君子年三十一歲繼畚尙未生也距今七十年矣先君子受

學於三韓王含溪先生從遊最久楊君之曾祖六峰先生與含溪先生爲講學之友故先君子得以相識而楊君之祖仲彝先生爲同里李壽山姑丈之妹壻壽山昆弟皆先祖九江公弟子先君子居京師恒以壽山爲居停故與仲彝先生爲尤習此鈔本之流傳其爲得自王氏得自李氏不可考矣李桐溪先生爲余家至戚先君子晚年設帳於桐溪故里北社村嘗於其後人處索得全稿手鈔成部題曰桐溪遺書擬議編乃其中之一種繼畚頃年携至閩中欲付剞劂以公事叢冗無暇校勘而止罷官後携歸故里無力梓行繕裱收藏存先君子之手澤而已先君子手鈔之書僅存數種皆晚年筆中年所鈔已不存片紙今乃於楊君處見此本追念今昔感慨係之矣謹爲識其緣起而歸之咸豐庚申仲春五臺徐

繼畬謹識

介休冀氏族譜引

介休門人冀子以正承母命從其諸昆修族譜既成乞余一言余閱其譜支分派別朗如列眉且不敢附託華胄以厚誣先人既嘉其用意之勤又喜其所見之異乎俗也余所見世族家譜崔盧必河北鄭必滎陽李必隴西王必會稽太原考其世系大半支離其姓氏稍僻者或懸擬朝代僞撰官階寧化李元仲作縣志嘗力駁巫氏先世官職之誤蠡縣李恕谷爲惲臬聞作族譜序亦嘉其削去先世僞作夫爲人子孫孰不欲尊其祖宗然祖宗而公侯無可誇也祖宗而氓庶無足諱也鑿空僞撰以自誣其先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其祖宗而有知且蹙然不享其雞豚之祀郭崇韜名將也

冒汾陽王爲祖先涕泣而拜其墓人皆笑之狄武襄公既貴有獻狄梁公畫像者謂係其遠祖武襄謝曰一日遭逢何敢自託梁公厚酬之而還其像兩人皆武人而度量之相越如此翼子修族譜亦持此見其識過人遠矣翼子先人單傳者七世至贈資政大夫一齋公乃有男子子六其修是譜也繼贈公未成之志又受命於賢母馬太夫人犯霧露披荆榛搜剔碑碣閱半載而譜成可謂孝而能本矣冀宗之昌熾吾知其未有艾也故樂得而爲之引

學恕谷文體峻削處叅以柳州自記

彭崧屏時文序

彭君崧屏吾鄉循吏也君閩人余官閩中時君已通籍爲外吏咸豐甲寅余以乘鄣來上黨訪其邦之賢有司僉曰壺關彭君壺關

密邇郡治君以公事數數來嘗得晤談其爲治豈弟宜民而聰察善斷吏不敢欺以故神明之頌溢旁邑其人則眞樸如老儒不類於久歷宦途者已而君以制義數十篇見示余披讀再三沈博似雲間先輩而饒刻處又近西江於國朝諸名家穿貫出入兼擅其長且安雅合度似常習舉子業者絕不類前人之所謂宦稿余笑曰君成進士久矣而猶喜爲此毋亦見獵心喜未忘矮屋生活耶君曰非也性迂無他嗜好簿書之暇爲兒輩塗改課文借以消遣云爾余歎曰君之過人遠其在於本色乎士當未釋褐時驟晉謁於顯者登階揖讓手足或強而不習一入宦途不逾年而聲音笑貌爲之一變趨踰日益爛熟世故日益諳練初方爲圓向之所謂書生面目者蕩然無有復存君初筮仕山左卽以賢能移劇邑及

來山右又以循卓膺上考人皆推爲老吏而君則矍矍修飭無改書生之舊其所謂不忘本色者乎爲吏而不忘書生之本色與爲文而不忘舉業之本色其致一也古之賢豪能自樹立於不朽者皆由此道君甫以年勞晉郡丞他日踐歷監司擢任疆圻勳業方未有艾亦皆以本色爲之而已矣因書其語以叙君文

陳啟齋太史時文序

余丙戌成進士出黔中宋芝泉先生之門房首爲蓬萊陳君啟齋君爲前明壬午殉難大宗伯陳忠愍公之裔公二子丹山鳳山同時被難史所稱臨刑口占詩句有云阿兄何必淚潛潛取義成仁在此間者是也幼子在襁抱中乳母挾之逃七八歲時發覺捕之下獄成丁後安置蓬萊入軍籍故子孫爲蓬萊人君讀書最刻苦

尊人蓮軒先生自教之辛卯鄉薦第三人會試第二人既與余同入詞館朝夕過從親若昆弟君齒長以弟畜余入詞館後接丁內外艱歷己丑壬辰癸巳三科均未得散館至乙未將散館年近五十矣遽患黃疸卒同譜中時命之窮未有如君者也君困名場爲文根柢大家而俯就墨裁沈鍊堅實刮垢磨光蓋不啻三折肱而爲良醫矣余宦遊二十餘載至咸豐丙辰設帳平遙君嗣子崧千里來視余資君窗課一帙乞爲序將謀付梓余批閱再三不禁有車過腹痛之感也君爲忠臣嫡裔越四百餘載乃以科名顯治舉業二十餘年而得一第又治詩賦八九年而以病歿卒不得授館職持文衡一紆其生平之所蘊蓄古稱文人少達而多窮又曰窮而後工君之爲文工矣又烏得不窮哉乃揮老淚而爲之序

雷劍峰制義序

爲科舉之學者探源不過啓禎嘉隆以下例視爲太羹元酒無過問者余門人冀子於淦奉其外王父雷劍峰先生制義求序余讀之喟然曰此可以解世俗之惑矣先生爲清源岳先生廷高弟子乾隆乙卯中副車嘉慶甲子鄉薦第二名其乙卯闈中文猶是啓禎途徑甲子鄉墨則由隆萬而正嘉且駸駸乎化治矣先生久困棘闈宜其文之降格從時乃進而愈上風格高不可躋卒遇識者掇高魁以去此何故也或謂先生文太高故遲之又久而後發然則專攻惡濫時墨誦近三科如瓶瀉水自以爲逢時利器而白首落孫山外者又何說也余少時久困禮闈寢饋於啓禎者十餘年後乃稍加修飾以就墨體晚年課訓生徒則教之以整齊華瞻卑

之無甚高論但書理不許錯誤文律不許僭越而無知者且苦其
太高試讀劍峯先生之文其風格又高余數等而竟得鄉魁夫亦
可以恍然悟矣冀子其速梓毋令先正典型久沒沒也

和倪齋時文序

五臺劉君樵里余外兄弟也受學於先大夫施南公與余同筆研
者數載君穎悟過人好莊子老泉文爲時文亦肖其體童試屢不
售納粟入太學錄遺才復不取竟不得入棘闈至丁酉乃薦於鄉
而君已年近四十矣其鄉墨人仍苦其太高而君則降而從時自
以爲卑之無甚高論也後腰生疽仍力疾入闈甲辰會試卷分余
同年朱朵山殿撰房朵山極爲欣賞力薦不中歸後疾轉劇遂於
丙午仲春捐館舍余生平所見慧業文人無如君者乃贈贈名途

資志以沒其可悲也已哲嗣喬怡年少而舉於鄉從余受學者數年鈔輯君遺文將梓以問世乞余爲叙余俯仰今昔不禁有車過腹痛之感也乃揮老淚而爲之序

涵碧樓詩稿初刻序

陸穀泉茂才浙西名士游學於閩余分巡南劍延之下榻細君蕪卿爲女史工吟詠所著涵碧樓詩稿初刻甫竣再三讀之氣韻清絕無靡曼嚶緩之音與尋常閨閣詩迥異穀泉故能詩伉朗得高岑遺響花晨月夕相對微吟倡和之篇疊赫蹠者累累穀泉負軼才治舉業甚勤他日讀中秘躋華顯女史職修內政載詠蘋蘩續集之成其詩境必有更進於是者余特於穀泉券之道光戊戌中秋中澣山右徐繼畬序

太乙舟詩集序

余初入詞館嘗於壽陽祁相國園寓晤新城陳石士司空德容粹然冲和之中森森有矩度爲之肅然起敬司空爲桐城姚姬傳先生高足以文章衣被海內當世仰之若歐陽少師之在北宋也所著太乙舟詩集及制義壽陽相國已序而刻之余乙卯從軍上黨謁嗣淮生太守以新刻太乙舟詩集見寄曰先子之詩門下士携稿入吳中將付剞劂值江淮被兵遂不果稿亦散失今從家藏稿中重錄得十三卷鐫於澤州官署工已竣矣而未有序子其序之余自維素不工詩何足以言詩且後學小生不能窺大雅之堂與又安敢序先生詩顧念先生爲館臺前輩嘗有一日之雅生平之所嚮往又師友淵淵於世誼爲晚輩義不當以管蠡辭因取詩集

再三披讀竊見其出入唐宋不名一家而自抒性真語必已出於閑邪抑蕩之旨三致意焉昔朱竹垞氏論詩謂一心專事規摹則發乎性情也淺善詩者暢吾意所欲言爲之不己必有出於古人意慮之表者曩嘗服膺斯言讀先生詩而益知此語之不誣五古淡樸和以天倪七古曲折盡意尺幅中往往具奇勢尤余所篤嗜至先生之詩足以蹈藉一時而傳於後世固有目者所共見而不待余言之贅也淮生太守治劇郡又理戎事簿書日不暇給而斤斤以刻是集爲先務可謂賢矣謹書數語寄淮生附之簡末若用爲弁言則非所敢安也咸豐乙卯世晚生徐繼畬謹識

慎獨山房詩集序

唐賢五言古詩宗法淵明者有王孟儲柳韋諸家太祝純乎陶而

摹倣有迹右丞襄陽柳州學陶而兼二謝蘇州亦兼二謝而清深
閒遠別開逕塗沈歸愚尙書獨推爲五古正宗其論確矣蘇州起
家宿衛不由進士科以省郎出典大郡自開寶至大厯身歷五六
朝計年蓋百餘歲晚歲清齋閉關謝絕人事胸次人品之高遠出
數公之上故其詩靜中得趣盎然有道氣存介休郎敬軒先生少
孤貧事母至孝年十五始從塾師受論語有聲鬻序以明經就教
職意不屑五斗米築室所居之南岡授徒供食指意曠如也性好
花木培植別有心得遇佳山水或春秋佳日輒爲詩然不自重其
詩稿爲友人携去亦不復省錄故詩多散佚存者無幾文孫孝廉
夢元夢元猶子輔周皆從余受學辛酉秋夢元錄先生遺詩乞余
爲序余先讀其五言古詩曰此蘇州之詩也胸次之淡靜似蘇州

故不必專於學章而神骨臭味自與之合七言古詩出入高岑王李節律安和自然合度近體五言清澈似孟襄陽七言往來中晚兼有劍南余所見山右詩人卓然成家如先生者蓋不多得遲之數十年而後付梓豈亦顯晦有時耶淵明之詩李杜未嘗過問而蘇州獨好之性所近也安知無好先生詩如蘇州之好淵明者乃弁以序敦夢元使速梓毋再延

種石山房詩集序

介休門人郎子夢元錄所作古近體詩相質細加披閱其七言古詩導源昌黎出入東坡遺山才思筆力能達其興象之所到五言古詩出入唐宋斐然成章五律宗法襄陽間有沉峭似杜者惟七律較弱五七言斷句亦皆成體郎子大父敬軒先生古詩得唐賢

三昧其尊甫鑾坡先生亦能詩郎子承家學風雅固有淵源也昔杜必簡學士以近體詩冠冕三唐其孫少陵遂爲一代詩人之聖五七言近體沈雄處繩武之迹顯然郎子詩學近在家庭何患不工當日求其所未至揮斥以盡其材如少陵之於必簡詩史中又成一故事矣郎子鄉薦後以多病謝公車近復游藝岐黃數數以方劑活人於世事淡然無與獨吟興不能裁抑時時就余談詩余無以益郎子但勉之以述祖而已

有不爲齋詩集序

古詩人多循吏唐宋元明詩人無慮千數百家行治不盡同總未有以貪墨敗者次山之守道州左司香山東坡之守蘇抗其較著者耳人非得乾坤清氣不能爲詩亦不好爲詩一行作吏薰心非

一端朝入苞苴暮狎聲歌焉有閒情作此冷淡生活故稽阮有詩
和嶠王戎無詩觀其嗜好而其人可知也王蓮溪明府滇人而生
於晉尊甫蘭畹先生以乙科宰襄垣最久復量移陽城甘棠之頌
至今不衰君鄉舉後筮仕適補襄垣又調陽城兩地之民謠曰我
先府君之子也老隸乳媪仍呼爲公子君治譜悉遵庭訓罔敢墜
失已復調任平遙地當孔道訟牘繁多君炳燭治獄恒至夜分平
遙夙稱殷富君獨不善取錢無投暮夜之金者故終年恒苦貧人
誚其處脂膏不能自肥君亦置弗辨性平正通達不解沽名公餘
別無嗜好獨喜爲詩所著有不爲齋試帖已授梓平遙生童素不
解詩讀君詩漸能成句近復彙古近體詩示余出入唐宋不名一
體要其自抒懷抱嶄然不滓讀其詩如對寒潭秋月知不爲利慾

所薰也爲循吏且爲詩人矣乃拜手而爲之序

學李恕谷文體自記

傲霜園詩鈔序

定襄薄君石農余姊丈也君長余四歲少時居遊如昆弟君又受學於先君子與余同研席以文章相切劘志相得也君幼卽好爲詩望水眺雲輒成句長於孤苦之中故多幽愁憂思而吟益苦制義得先君子法出入啓禎諸家文心清絕先君子極許之而試不利屢入棘闈不售中年抱怯疾不能研食境益窘而吟愈多余爲粵西八閩吏君嘗泛洞庭溯瀟湘越桂林沿邕江視余於南甯潯州又踰仙霞汎劍西視余於福州遊覽名山大川詩境益拓而數愈奇終不得中雋追余罷官歸里而君與余皆皤然老矣自鈔生

平所爲詩刪去少作得若干篇於唐賢中獨喜孟東野嘗自謂詩學東野余讀君詩體近襄陽蘇州峻削處微似東野實不專於孟也其好東野詩蓋取窮而後工之意耳夫東野之窮與君相類君性不諧俗遇富貴人輒望望引去孤介之性與東野相似宜其相去千年而投合如鍼芥與然東野雖窮而生平知己得一韓昌黎昌黎在中唐爲一世龍門其大氣之所噓拂足以振孤寒而延聲譽故東野雖窮而死而詩遂以千古君窮居里巷當代名公鉅卿無知之者其引爲知己者余一人耳而余浮沉仕宦力不足以濟君之窮聲望卑猥又不足以顯君而使之知名當世則君之窮殆視東野爲尤甚也其可悲也夫君屬余選其詩且令爲序乃爲之序而存之

菊園詩鈔序

舅氏續菊園先生先外祖宅南先生堂姪也襟懷冲澹似魏晉間
高人持躬儉素終身與人無競性好藝菊庭階皆滿種菊者率用
糞取其肥碩先生謂菊高潔不應汙以糞且瘦爲黃花本色不應
使之癡肥故所藝之菊瘦潔一如其人家多藏書披吟皆遍余嘗
侍坐聽先生說往古事蹟縷析條分如指諸掌間爲詩歌自娛惟
性所適不立漢唐宋門戶而動與古會中歲謝棘闥杜門掃却惟
以藝菊讀書爲事年躋耄耋神明益清嘗嘆先生胸次之高淡非
近今人之所能窺測也先生既撤瑟其後人錄其詩稿之存者得
若干首藏以待梓屬余爲序之如此

書田蓮房詩卷

辛酉余館平遙介休田子逢露執贄來學詩余謂之曰余不工詩而子欲爲詩弟子問道於盲矣取其詩閱之有性靈亦有興象但未入老境耳五言律詩已成體七律七絕亦多風致古詩則初學尙未成也田子好讀書不喜爲科舉之學嘗渡揚子江縱遊吳越西走長安過五丈原弔諸葛武侯入陳倉棧道抵漢中所至多有題詠是固有詩人之性情者余生平足迹半天下舟車歷十五省古所稱名勝之地大半遊目騁懷溯三湘踰五嶺往來桂林南海又久宦閩中乘桴浮海窮武彝九曲之奧卒乃典試西川親歷蜀道之難山川風景回憶歷歷在目而簡書迫促未嘗得數卷之詩嘗自笑爲風塵俗吏有愧於田子多矣今年近七旬息影鄉閭無復四方之志擬閒時就昔年宦轍所經補作數十篇以留雪泥爪

迹但未知天假以年否他日田子學詩有成造我山居抱詩卷就
我商推我亦出晚年之作令田子訂正誠爲快事田子其志之勿
忘

王印川詩集序

山右詩人右丞柳州香山傑出三唐嗣後代有作者皆在太原以
南石嶺關之北爲舊太原北境接雁門代郡雲中定襄地近邊塞
自古列部開屯名將接踵獨未有以詩鳴者關中出相隴西出將
地勢然也至金源季年忻州乃有元遺山直接東坡昌黎蔚爲大
宗故關北詩人以遺山爲鼻祖遺山而後嗣音絕少雁門孫白谷
司馬七律雄鬱具體少陵然不以詩名世亦罕見其詩此外作者
雖多未見有成家者忻州王印川廣文夙負詩名余向未識其人

亦未見其詩辛酉秋君選臨汾校官省試路出平遙手詩卷相質
余讀之驚曰君與遺山同里而詩亦具體關北詩人當屈第二指
矣因留其詩細讀之出入唐宋元明不名一體尤工七古合昌黎
東坡遺山爲之其得意處興象不讓古人而識解之超持議之正
不受古人籠絡亦不作名士佻語時時以匡扶名教表正風俗爲
志不止風雲月露遣興而已此又工部香山之遺意非詩人之詩
也君以拔貢生秋賦十餘上華髮而氣不衰連城之璞終有識者
勿以三刖爲憾也余生平未嘗爲詩年過六十乃偶爲之授徒餬
口不能肆力於此釘鉸篋桶嘗自鄙笑讀君詩恨相見之晚未能
早得他山也乃弁以序而歸之

求益齋試帖序

余素不工試帖曩在詞館亦嘗勉強爲之而自問無心得之處後爲外吏遂荒筆墨迨歸田後研食平遙每以試帖課生徒亦間作一篇示式參用唐賢五律法以求免俗然用典則強不可使運筆則驕不可馴鑿痕滿紙每自媿不足爲人師也崞縣武芝田觀察主講西河書院以所刻求益齋試帖見寄余讀之旬日乃卒業法律之清數典之博構思之密趁韻之巧幾於無以復加而金鐵瓦礫入爐卽化清空一氣柔可繞指余一讀一擊節幾欲自焚其筆研矣芝田以名進士作吏關中循廉之聲溢四境簿書鞅掌數十年何暇拈弄筆墨乃公餘別無嗜好明窗棊几萬卷獮陳惟以詩文消永日熟極生巧故試帖之工乃爾正昔人所謂與俗殊酸鹹者讀其試帖亦可想見其雅量高致矣詩凡二百二十首風景小

題一百二十首超妙處幾頽頽穀人楊甫兩作者經題一百首工雅莊重不雜一纖佻語尤可爲後生之式余將借其版印若干部令生徒誦之而先之以弁言

茹古山房試帖序

試帖一體唐人所創其時規模粗具研鍊未工如月中桂湘靈鼓瑟等篇稱爲超詣餘則多失之疎拙至我朝而館閣諸公始多名篇鉅製乾隆中鄉會場增試帖詩於是操觚之士人人學之金雨叔侍郎紀曉嵐相國講求其法至詳且備吳穀人王楊甫兩先生以唐賢五律之音節氣味運入試帖海內風趨而試帖之精華畢洩矣近年館閣諸君子無人不工此體顧但取隊仗之工而其語或竟不可理解則其流弊亦已甚也長葛田枚邨太令喜爲試帖

刻有茹古山房試帖初集二集俾余作序余讀之卒業爲之心折其隊仗何嘗不工而氣脈流貫逸韻橫生洵足爲後學之圭臬而藥其堆垛之病矣君於錢穀簿書之暇別無嗜好而獨耽此冷淡生活其襟懷之高曠可以想見余嘗謂人非得乾坤清氣者必不能爲詩亦不好爲詩觀於大令而益信乃據所見而爲之序

張廣文新鐫絃歌必讀序

壽陽張君曉峰以名孝廉爲沁水校官咸豐乙未因送考赴并門時余設館平遙曉峰枉顧以所刻絃歌必讀相質余讀之歎其用心之勤也夫耕氓賈豎不知詩書爲何語獨至村郊演劇男女聚觀遇可喜可駭可悲之事則撫掌歡笑或歎且泣訓俗者宜俗不宜文勢固然也聖諭婦女之文知之者少聖諭廣訓則朔望宣讀

垂之功令然久已視爲具文且窮鄉僻壤無由聽睹今曉峰演爲
彈詞警矇可入之絃索百人聽之而有一二人感動其爲益已不
小矣夫天地之善氣賴乎導迎培養凡爲士大夫者與有責焉曉
峰爲學校之官而殷殷於訓俗如此可謂不曠其官者歟乃書數
語而歸之

松龍先生文集卷二

送顏魯與制軍謝政歸第序

壬寅二月吾師制府顏公謝政歸粵東福州延平建甯邵武汀州五郡征兵泉州六營防兵皆蒼黃奔走呼籲乞少留不得則裁紅帛蓋數十細書軍士姓名又製木牌數十百事鏤禱頌之辭羅列衢巷幾滿公禁之不能止祖道將行控弦持戟者數千人夾道羅拜皆啜泣莫能仰視耕者漁者負版者黃髮之老垂髻之童婦人之襁負其子者族立阡陌間肩摩踵接數千里望之如林皆咨嗟太息若慈母之遠行而孺子之牽衣也公亦愴然於懷傳語慰藉之親兵數百人公所養死士也裹糧徒步從之行却之不肯歸至粵境乃涕泣返於虔何其入人之深也公以辛丑二月來閩至則

有... 卷一
駐節廈門七月徙屯泉州治軍有法爲政務大體未嘗以煦煦之
惠取媚於兵與民也顧其感人若是者何哉公性至仁而氣甚厚
其視將吏兵民如家人父子不尙文貌不事機權眞誠惻怛之意
流貫於賞罰政令之間如春風之釋寒凍甘雨之流枯槁故治閩
方朞月而淪浹之深有不期其然而然者公以世臣膺節鉞其孫
碩膚而去也過則歸己大臣之義天子尋且召之以澤吾民安知
不重涖此土以慰吾兵民之望也公之行也泉之士大夫祖餞西
郊柯君易堂繪爲圖屬題詠於同人繼畚不工詩詞謹爲文以紀
其事

別劉莊年觀察序

余與莊年初未相識也聞其爲江左廉吏心嚮往之余以戊戌二

月來閩而莊年以次年八月至時余監試局棘闈未獲相見莊年
誤聞人言謂余非庸庸者留贈墨數丸致殷勤而去庚子七月夷
寇報警余奉檄署汀漳龍道莊年駐廈門相距一水手書商摧公
事旬日中三四往還郵人苦其煩也私淹滯之案治乃已積半年
兩處緘札各盈尺辛丑三月余以謁制府顏公至廈門乃初相見
莊年長余十歲以弟畜之潔斗室掃一榻臥余烹蔬貯以宜興盃
素所珍也漏下四鼓猶淪苦茗相對論時事雜以嬉笑怒罵時或
泣下霑衣僮僕皆厭苦之各引去寤睡六月再至廈門留旬日其
後寇氛益亟莊年在同安余數以軍事往會壬寅正月余以任糧
臺事駐泉州莊年亦在泉則無日不相見矣莊年與余皆好言天
下事又好較量古今議論不盡同而志趣無不合者時或不相比

附必往復辯折期於無所疑而止以此益相得莊年性嚴而余失之寬余臨事苦緩而莊年有時過急兩人者規勸之辭時或及之未嘗數數然也然莊年每盛怒余至輒解遇事有所督責余一言多寬假之而余觀莊年之律已嚴潔治事精整時時自覺其疎縱之病亦每思有以矯正之禮云相觀而善謂之摩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殆謂是歟莊年精於吏術利弊所在燭照數計名法之學尤邃專門者自謝弗如余不習例文多就莊年請益焉余好爲汗漫之文致當事書動輒數千言氣矜不能自制以是多迂莊年臨文最慎時以戒余孔子言益者三友余之疎陋實不足以益莊年而莊年之所以益余者固已多矣余以壬寅六月將適粵東與莊年別於東門之外意氣甚壯未嘗有黯然之色別後思之甚切

卽余之思莊年而知莊年之思余不置也思其人則其人之性情狀貌亦不離心與目之間余之迂緩固萬萬無取莊年偶一思之或不難節取焉以自平其氣而余思莊年不置則莊年之嚴氣正性儼然在余寤寐之間將以是砥厲其廉隅而堅忍其志節余雖遠別其相益亦何異於聚處哉願與莊年共勉之矣

送程立齋大令入覲序

同治元年十一月關中大帥勝保以玩寇速問其部將宋景詩雷鳳鳴持多帥偽札率潰勇馬步二千人渡河由稷山絳州北上聲稱奉令回籍事起倉卒腹地無兵晉撫英中丞遣德都統卒兵邀擊緩不及事宋景詩已率潰勇逾韓侯嶺而北州縣皆閉城門助以資斧幸其速去然宋雷本招降盜魁其所部皆椎埋惡少沿途

騷擾淫掠不能禁也山陽程立齋太令宰徐溝聞其來也令西關居民鋪戶空舍宇備餼糧爲宋勇宿食之地而自率丁役單騎出城彈壓宋勇仍有入民舍強姦婦女者君善技擊手縛三人讓宋景詩曰君奉令回籍非叛也而縱令勇丁欺凌婦女何也宋不得已斬二人請留一人君弗許詳明就地正法均竿其首於市潰勇皆震懾出境去二年七月十九日德都統在關中差弁兵赴北口市馬行至徐溝解行路之驂而奪之民奔訴君君單騎率丁役追至太原界獲犯四人馬二匹英中丞奏請以首犯發新疆餘擬罪有差得旨嘉獎余設帳平遙與君初未謀面然神君之頌久洋溢於耳聞此兩事意君必強鬪猛起如古之趙廣漢張敞其人者及見君則恂恂儒雅意思安詳其愛民也出於至誠其治獄也片言

立決莠民畏其威而逃避塞外良民懷其德而親暱之如父母乃知君固循吏非世俗之所謂能吏也余奉命督辦團練苦於事不能舉民怯懦而無膽且無資官多困於案牘無暇及此兩年以來借辦諸君子殷諄勸諭幾於舌敝穎禿乃得規模粗立而有名無實之弊仍所不免獨君所治之徐溝城鄉一律舉行無廢缺者余過其縣治見其城關練勇器械鋒利練丁皆有精悍之色問其費之所從出曰吾君能均徭役出其所省之半製械器而有餘也先是徐溝爲通省衝衢近年兵差絡驛書役循舊規把持中飽民力疲悴不支君察其利弊別立條規向之萬金不足者今所費不及五千金事畢舉而民不擾故團練一事一呼而畢應也於虜此所謂信而後勞其民者歟我皇上聖政維新兩宮皇太后勵精圖

治求賢若渴壽陽祁相國薦晉省循吏二人一爲君一爲汾陽吳月峯太令得旨送部引見徐溝之民間之卹然若奪其慈母而惟恐君之遷擢以去也余維時事孔亟宇內幾無完土獨三晉表裏山河間外諸大帥仰體朝廷德意竭力護持幸未遭兵火之劫所賴以固民心而培養元氣者惟在乎賢能之大吏君文武兼資才識足以幹事學術足以濟時智深勇沉而持之以鎮靜洵所謂能任大事者將來剖符持節旃歷封圻受福者且不止於三晉而詎止於徐溝百里哉吳君悃惓無華其治民廉靜不擾余所素識知汾陽之民攀戀無異於徐溝也因書其語以慰兩邑之民且以送君之行焉謹序

小序贈梁君問青

人生有聰明有器識二者往往不相兼且竟似不相涉聰明者發於心思牖於耳目古今文人學士有過目成誦下筆千言才藻足以涉風雅之藩籬折足以關流簧之口又或智計隱深足以揣測世情投時俗之好而遂其所取求不能不謂之聰明也然其處家國鄉黨之間於是非可否之介往往狐疑顛倒不能自決一遇小利害則急趨巧避毀廉隅汗身名而不顧此有聰明而無器識者也器識者根於性分其器能有所容畜其識能有所區限其人或讀書或竟不讀書而臨財能讓遇侮能容遇事則行止立斷而無所猶豫於其間士大夫之所不能立足者其人終身無蹉跌聰明或絀而器識獨優商賈中間或有之以余所見梁君問青其最也余與君爲姨表親幼則相識君守先人世業設磚瓦窰於京師之

齊化門外余以道光丙戌入詞館君令兩子搗謙鳴謙從余學時
時過從余索米長安出無車君假以車助以薪水使無困乏自余
入詞館至出守潯州前後凡十年無勅色以是相親如舅弟君孝
友性成篤於倫類其處家也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讓人之所不能
讓其與人交也依於誠信有季路無宿諾之風君所設磚瓦窰製
造獨精良凡內廷陵寢所用之磚當事皆令君承辦性慷慨至好
丐貸無遜色或不能償卽付度外所用鋪夥或舞弊至千餘金但
辭去不暴揚其事君與介休張申甫爲友申甫卒十餘年猶時瞻
恤其妻孥方君商務盛時人以爲累貲且巨萬矣然礮田數頃之
外無所有也君循循彬雅望之有清氣絕不似市井中人遇事行
止立斷確不可移以是凡識君者無不深信其爲人古所謂言忠

信行篤敬者幾無愧焉晚年好讀書暇則手一卷喜方術始好子平繼好堪輿及與張申甫遊又好方劑雖所信有太偏之處而皆欲求其所以然方先君子設帳於君所居之北社村好與父老閒談間及良知之學人多不解君獨聞而深信默有解悟於虜君非絀於聰明者特以改業廢書不及於詞章之學至其器識則余所見士大夫中能如君者未易一二數也自癸丑以來南方多故官工大半停輟君商務折閱頗甚恬然不以爲意以捐輸米局得五品武銜亦不屑意庚申八月夷氛逼近京城君所居之通和磚窰附近卽戰場鎗礮之聲震窗紙衆戰栗無人色勸君避去君不肯曰死生有命何怯也子鳴謙強扶登車迂道歸里窰場旋爲夷人所據和議成乃去君聞之亦坦然也君年已逾七十而余亦將近

七旬嘗欲有言以贈君而卒卒無暇君有小冊子存余處係屬余作書者館中度歲殘臘偶得少閒輒作此序書於其後咸豐庚申嘉平二十八日書於平遙超山書院雪窗

晚梅說贈陳劍芝

北地苦寒植梅溫室中冬月能作花然亦易謝若置冷處則交春始發萼二三月乃華避暖就寒其華遂晚勢固然矣余以甲寅乘鄆上黨乙卯花朝同年陳劍芝太守贈盆梅兩株時已屆春分梅始含萼尙未華也劍芝逾弱冠卽成進士初爲榆社令神明之頌溢旁邑八年而移浮山又三年而移陽曲陽曲省會首邑故事皆晉直隸州牧君獨得潞安郡丞郡丞閒官也當事夙重君才每讞大獄決大疑凡煩難棘手人所喑噤畏避者悉以委君君悉心擘

畫必其事得當而後已其勞勤乃甚於爲縣令時獨至榮進有階人皆唾手策高足君乃循循退避默無一語以故不言祿祿亦弗及吾友兆楸崖爲晉撫知君深登之薦贖甲寅冬月乃奉命擢守柳州蓋官郡丞已十四年矣余謂之曰君之晚達與晚開之梅何異哉然梅不能自主人置之暖地則早置之冷地則遲君之才望非不能自謀位置者卽聽人位置所處亦不盡冷地而乃作此寂寂至十四年之久得非恬退之性有與人異趨者耶求有益於得比比皆是而君乃篤信孟氏語以爲無益何信命之深也余性耽寒寂有似於君爲史官歷臺諫足未履權要之門而受知獨早自強仕馭歷幾二十年卒里吏議蒙恩放歸田里迴憶生平乃類於早開之梅然非能自就暖地而致然也君雖晚達而神智炯炯聰

強如少年人建樹方未有艾他日建牙吹角爲國家安養元元老
圃秋容黃花晚節且將爲君移贈也因作晚梅說以送君行

誥封一品夫人穆太夫人八十壽序

代鄂松寧太史作

歲癸己某以春坊需次乞假出都門驅車燕趙歷齊魯抵淮泗買
棹吳江飲於皖公山下積半載歸來甫解裝晉謁於鶴舫夫子大
人之門摳衣登堂錦屏張於四壁趨而讀之乃知甲午四月上泮
爲我太師母太夫人八秩壽辰門下士爲文以致祝者也某以駑
駘自丙戌入詞館夫子不以爲不才而進之受知爲最深今壽母
年躋大耋我夫子效斑衣之舞居門下者皆作爲詩歌奉兕觥於
堂下而某獨以南遊之故不得隨屬於二三子之後中心養養猶
不自釋欲有言以補過而未得其所以爲說冬至之後三日我夫

子恭膺簡命入贊綸扉宣麻之日卿大夫欣於朝都人士懼於國如韓富之入兩府也某作而言曰吾知所以壽太夫人矣夫人之養其親也得升斗之祿或喜動顏色然極人子之心必致身通顯凡可以致於吾親者無不極其至而後慰夫致身通顯而極其至非宰相不足稱也昔張晉公齊賢之入相也其母魯國夫人年八十矣太宗召之入宮勞之曰婆婆老福當世榮之考之史晉公以太平興國二年登第八年入政府開創之初用人不次甫釋褐屬卽登台鉉故晉公之母封大國享萬鍾榮則榮矣而未見其難也我國家枚卜之典其難其慎歟歷中外動輒數十年迨乎物望允孚歸然耆德然後貯之金甌登諸揆席其最早者亦且華鬢盈顛求如古之所謂黑頭公者不數數觀故當世以宰相之祿逮養其

親者百不一二也我夫子以清慎公忠上蒙殊眷鹽梅之任簡在帝心而致蒼生之仰望者非一日矣然自乙丑入翰林歷侍從踐卿貳長六曹襄樞府優游洊晉不是一階通籍三十年而以大家宰參知政事非如昔人之驟登台席者也聖心默簡遲回踰半載綸音乃降明良遇合詢事考言非如昔人之片言入相者也以國家選相之重聖天子擇相之難我夫子歷官之久而黃閣既開慈幃有喜衣三公之服奉上方之珍愉愉色養百十年來未聞有如此事太夫人之榮遇同於晉公之母而事之難能而罕觀則又過之矣抑考晉公之相宋也勳業爛然載在史冊然當其少時任俠自喜而其後以邊功著故德器之純粹不如韓范司馬我夫子起家文學出入台省數十年學術之淵邃氣量之恢宏所以輔休明

而光日月者當接迹於韓范司馬而不同於晉公之好奇尙氣則夫承歡侍膳之餘太夫人陶以天和而昭以訓言所以成就我夫子惇大之德業者又豈尋常之所能意計者哉某以遠遊之故致祝後時而適聞我夫子宅揆之命誠歡誠抃而喜得其所以爲說乃列之爲一觴之侑謹序

誥封一品夫人周母陳太夫人九十壽序

皇帝御極之元年我稭圭夫子以侍從觀察西川迎養我太師母陳太夫人於錦官之城既而廉訪於越開藩桂林已復奉天子之命以節鉞撫豫章旄纛前驅板輿安吉南中名山勝水遊歷幾半載乙未爲太夫人九秩壽辰至是我夫子以監司牧岳之祿養者又十餘年矣竊惟當世卿大夫自郅通顯而逮養其親者固不乏

人然壽近期頤者蓋鮮年登百歲者疆臣以人瑞入告然大半出於氓庶之家若我夫子以清忠幹略上受主知擁幢建節敷歷封圻其來也陰雨成膏其去也甘棠遺愛重裊列鼎足以爲太夫人養謳思歌頌足以爲太夫人娛而太夫人年躋九秩益復康強純固眉壽且無有艾於康此豈偶然也哉繼畚年未弱冠卽受知於我夫子迨後遊學長安時時摳衣請業太夫人之懿行聞於侍坐之餘者指不勝僂也而總其大德則曰明達慈惠喜戚不以動其心於康可謂難矣方我夫子之由翰林而官司業也索米長安瓶無儲粟太學生執贄來謁留其名紙却其金弗受十餘年冷官落拓清節彌峻知太夫人之明於義利不敢以苟得爲贗也迨我夫子之分巡於蜀也專權鹽茶人稱應仕我夫子別叢弊謝供張常

例所入却之以惠疲商囊棄蕭然一時有脂膏不潤之目知太夫人之安於儉素不敢以豪華爲養也我夫子之陳臬於湖也嚴明剛斷執法無撓嘗因事力爭於撫軍詞色俱厲坐者色駭汗流默不得語蓋謹持三尺不以得失繫懷知太夫人之達於義命不敢以詭隨保位爲養也粵西邊裔荒瘠民搖錯處我夫子之蒞行省於斯也察吏以嚴撫民以寬期年之內政治人和峒戶黎丁歌舞於蠻烟蛋兩之間蓋仰體太夫人慈惠之德而以煦育爲治也江右民俗稱好訟大吏持成見或袒吏而挫民民以是益囂我夫子來撫是邦慨然曰民俗固殊民情無二闔民而治民何以堪於是糾貪墨擯循良民與吏安訟益衰息迨後連年水溢賑恤兼施民無轉溝壑者蓋仰體太夫人公明之訓而不以偏黨爲治也善乎

李堪剛主之壽鄭太夫人也曰孟母之賢不問耕田學校敬姜之賢不問朝事獨今世彤管諸志類迹其相夫課子助之學助之政非閭德之正疑傳之者失其真斯言則信然矣太夫人懿德淵邃固未嘗於含飴弄孫之餘間及外事而我夫子靡盬之餘溫溫色養又豈嘗以簿書錢穀之故商榷於慈母之前乃其清操峻望之所由立惠心善政之所由成稟承於問安視膳之暇而視聽於無形無聲之中者皆太夫人大德之所陶成此則門下士知之最深者也所尤難者我舟之師伯筮仕粵東未一載而修文太夫人聞訃盡哀既而曰彼已成進士爲縣令命之修短數也夫何憾哉不煩慰解而眠食無恙我夫子以壬辰入覲歸而染疾數旬累疏請解聖主情殷倚畀溫旨慰留太夫人謂受恩深重不宜自逸我夫

子遂力起而任事於虀毛裏之愛顧復之情自古哲人賢士往往不能勝而太夫人哀樂中節大義克明如此此其性地之恬和神明之清定舉凡人事之變無足以撓吾天而滑吾眞者享人間未有之福得前古未聞之算固事理之必然而非出於偶然者矣昔張晉公齊賢入相其母魯國夫人年八十餘太宗召入問曰婆婆老福當世榮之他日太夫人壽躋百齡我夫子晉階端揆被聖主之恩施必且與魯國齊榮而希有之年又非魯國之所能並此則門下士拜稽而致祝者也繼畚遠在都門未克躋堂稱兕謹述其所見知而爲之序

韓芸叻中丞七十壽序

吾晉自古爲帝都其山拗勁其水清駛其民俗勤儉而思深生其

間者名臣碩輔後先相望多華犖堅正不苟於時在國朝者澤州陽城臨泉三相國其最也而封疆大吏樹政績光史乘者則以李清端公爲稱首所謂天下清官第一者也越百餘年而大中丞韓芸昉先生爲之繼先生爲汾陽人于公永寧人兩邑古西河地今並爲汾州府屬相望蓋百餘里云先生由翰林歷臺諫洊任封圻受兩朝特達之知服官三十餘年宦迹所至輒著政聲守絕一塵而不以詭激爲名高明周庶務而不以苛察自喜其爲政也持大體計久遠熟思審處期於當可而後已蓋先生之爲治與于公異于公當定鼎之初子遺淵敵巨盜林立不草薙而禽獮之無以安元元而流惠澤故用趙張鈞距之術其治尙嚴猛先生當承平之日法令明具曩時豪猾之風馴伏久矣而戶籍殷繁蓋蔽易罄科

條稠疊奸蠹或生故用召杜牧養之法其治尙精詳其設施之不同時則爲之而潔白之操惠愛之德所以濡樹蒼生而上酬殊眷者固先後如一轍也聞昔于公之去羅城也闔境之人號泣遮留一瞽者以賣卜助資斧致公於蜀乃返先生再撫七閩以辛卯謝政歸閩之人扶老携幼張筵祖餞填衢溢巷無慮數千萬人鳴鉦吹簫伐修竹長丈餘繫彩帛爲旛幢枝葉葱翠夾道如林人手一橘獻與前曰公持桔去閩音呼橘如桔桔者吉也祝以康強逢吉也如是者十數里不絕相與咨嗟涕洟不忍言別先生謝遣之乃罷去於康先生之得民如此與于公豈有異哉先生解組之後長君寔臣官部郎迎養京邸閉門却掃萬卷癩陳朱墨校刊泊然如老書生時復蒔花種竹聽孫子讀書爲樂前後三典文衡諸弟子

布列中外貴者爲冢宰漕督以時來起居拜跪趨座隅先生從容
竟日訓以立身行政之道年屆古稀而神益清色益腴望之如神
仙中人此又于公之所願樂而未逮者歟乙未仲冬五日爲先生
七十壽辰晉人之官京師者將躋堂致祝而思有以爲言也謹撮
其梗概而爲之序

武次南觀察六十壽序

戊申七月爲次南六旬初度僚友將製錦屏以祝而公峻辭鄉人
之官於閩者相與謀曰古稱六十杖於鄉鄉人敬長鄒尾盈握村
醪盈瓶登堂而介眉壽古之人弗辭也公官於閩鄉之人亦官於
閩去故鄉蓋五六千里而公之視鄉人如里閭也鄉人之視公亦
無殊里閭也請以鄉人祝公公其毋辭吾鄉俗儉嗇而人性質樸

公家雲中近接邊塞爲秦漢戰守之地其民風慷慨質直尤爲近古公少時爲名諸生賀耦庚尙書督晉學獨器公取爲優貢困鄉薦者十餘年尋入成均考充武英殿校錄乙酉舉京兆丙戌捷南宮公年已近四旬矣分部得刑曹讀律精苦如治舉業時讞獄詳審明決而用心仁恕不以鐵刻矜赫赫名嘗因獄事當罣吏議獄非公所具也公自謂主稿銳身獨任不肯累他人而讞是獄之今福建方伯陳公亦力爭不肯累公堂官咸嘉歎語在薦紳間一時以爲美談京察一等召對公氣貌偉碩多髯奏對語樸誠無枝葉上心識之尋擢福建鹽法道抵閩時正當釐政敝極全綱岌岌將墮地公踵前任尋觀察議請豁除舊歛一百六十萬不以累新商制府劉公據以入奏得俞旨由是新商不肩舊累方得舉充如額

在閩五年兩權廉訪一權方伯名法公所素諳引例案如夙誦書較比精詳無毫髮差忒筦度支課羣吏尤簡重得大體今公膺卓薦旦夕且陟烏臺躋方岳制封圻建樹非常勳業彪炳皆可爲公券也而鄉人之所以重公者則更有在公性樸實胸次坦豁無纖毫障翳不解作欺人語亦不能作周旋語其爲監司也無改於其爲京曹時其爲京曹也無改於其爲秀才時夫黜華崇樸著誠去僞古之訓也公則能爲樸不能爲華能爲誠不能爲僞士生鄉曲間終其身不越數百里所遊處者田舍之翁所更歷者鹽米之事以是自葆其璞固易易也公少時卽遊關陝後應京兆舉遊京師數年入比部居長安十餘年爲外吏又數年於世味何所不嘗於世途何所不歷素衣化緇百鍊爲柔蓋賢達往往不免而公則入

世愈深處懷愈樸機詐百出之夫厚貌深情之士一見公而城府自開鱗甲自剗如公者殆不失吾鄉之本色者乎昔司馬溫公登政府東坡以啟賀之曰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璞玉渾金舉世莫名其寶貴天下傳誦以爲定評蔚州魏敏果公以清儉誠篤受知聖祖御書寒梅堂以褒之溫公吾鄉之夏縣人蔚州舊隸山西距公所居之陽高僅百餘里兩公皆吾鄉賢喆請用以祝公可乎鄉人皆曰可遂書之以爲傷侑

候選道春潮沈公八十壽序

余癸酉丙戌朔會同譜六安沈氏昆仲得兩人焉一爲舜卿侍御以名解元由翰林官臺諫疊司文炳有聲一爲厚齋大令以癸未貢士丙戌補殿試卽用知縣歷宰吾晉數大縣所至有遺愛兩公

與余雖同譜而宦轍分馳未獲謀面其共事最久而知之最深者則兩公之同懷弟春湖觀察也咸豐二年余罷官歸里爲中外諸公所牽率奏派幫辦勸捐團練等事公以優貢考教習任陽曲縣升太原同知時在省城總局時時晤談知其天性勁直不避嫌怨而規畫大計輒中肯綮心竊敬之時中丞哈公惡公切直屢尋釁挫折之賴郭小房方伯主持公道未遭中傷既而賊由垣曲之風門口竄入晉境哈中丞棄軍逃回省城大震人情洵洵謀閉城拒之時賈亮才鴻臚郭棣園讀學在省垣總辦團練挈余名飛章劾之郭小房方伯亦馳疏奏得旨褫職逮問哈中丞謂皆公所爲銜之次骨臨去猶補兩章彈之新任恒怡亭中丞抵任諭交確查恒中丞採公論查案卷知哈中丞奏疏皆屬虛誣力予辨雪並以

心直口快不避嫌怨覆奏是時公已有遐志恒中丞知公可倚任
慰留不使去尋委兼署太原府篆先是河東鹽務屢易章程富室
皆以充商傾敗全綱岌岌將倒咸豐壬子欽派王雁汀司農聯秀
峯方伯會同晉撫兆松厓中丞查辦公爲隨員得以深悉鹽務利
弊其後浮費雖裁而商困未能盡紓恒宜亭中丞知公能斷大事
密與商謀公請改易爲官運官銷准令充商之家悉行捐免可得
巨款以濟軍需河東引地各州縣試行官運官銷之法正課亦可
無虧恒中丞據以咨部得旨照行遂委公與張秋坪太守總司其
事既而商捐得三百餘萬官運亦暢銷無阻入告得旨嘉獎公遂
特擢貴州鎮遠守秋坪亦擢四川鹽茶道旋晉臬司矣公以年屆
七旬精力漸減而舜卿厚齋兩先生皆以故鄉遭兵燹挈百口僑

寓并門不忍拋之遠去遂捐升道員而令長子弼臣以知縣指省分發山西補太谷縣清正廉明日坐大堂理詞訟環觀者如堵墻皆歡呼稱快或感歎泣下一時有沈青天之目公慮其以孤直抵尤亟令引疾旋援例得太守隨撫節馳驅大府甚倚重之適晉鹽初改官運各牧令以先課後鹽貲乏不能興辦大府知公深悉利弊勸令貸貲試辦官運以爲之倡由此晉引暢銷公亦藉以資旅食焉忌者因謂公壟斷鹽務致入彈章長君弼臣亦以員氏爭繼之案牽連罣誤致前後兩發欽差來晉訊鞠然公父子之未嘗染指不特士民知之卽星使亦知之甚悉弼臣卒以承審失實擬戍旋援例贖罪養親竟奉兪旨方事之殷也勢如鼎沸衆謂禍且不測公父子處之坦然曰問心無媿禍福聽之旣而浪靜波恬公父

子卒得完名全節以去乃歎聖主之顯忠遂良無幽不燭而天道之報施善人未嘗爽也江南蕩平皖省已成樂土公將率弼臣歸治田園爲終老計適逢公八袞壽辰皖人之官於晉者將製錦屏以祝謂知公者莫如余也遂以壽文相委余聞公與舜卿厚齋兩先生相約年至七十乃著朱履壽陽相國嘗爲詩以贈之余上年屆七十亦效公著朱履然公年八旬而聰強健步不減中年余則蹢躅疲曳非杖不行乃知東施之效顰適足爲西子笑也因書其語爲公侑一觴焉是爲序

誥封武翼都尉周公樸齋八十壽序

雁代以北爲古邊陲戎馬時來保塞之民多貧瘠我國家德威遠播漠南漠北蒙古各部悉編入八旗爲臣僕在漠北者爲外蒙古

四部服賈者涉瀚海往來如內地在漠南者爲內蒙古分東四盟西二盟東四盟直直隸盛京邊外西二盟直山西陝西邊外在陝西邊外者曰鄂爾多斯卽所謂河套者也在山西邊外者曰兩翼牧場曰察哈爾八旗在歸綏兩城者曰土默特此外則西二盟之喀爾喀右翼茂名安四子部落烏拉特四部承平日久內地無業之民多負耒租墾草地服賈者亦時以百貨往車駝往來殊無限隔生聚旣多蒙民交雜乾隆中乃於其聚成都會之地分設七廳以兼理蒙民薩拉齊一廳在最西北附近黃河爲四子部落烏拉特兩部牧地接套外額魯特阿拉善部秦漢時雲中五原兩郡邊外地三晉之人種地服賈者尤多往往赤手起家成素封聖朝二百餘年涵濡之澤中外一家遐邇禔福洵亘古所未有也忻州誥

封武翼都尉周公樸齋先世以貧無生產移家於薩拉齊勤苦治
生粗能溫飽公繼嗣於世父錫嘏公錫嘏公棄養時公年甫十五
兄復齋公年十八兄弟繼先業協力謀生不數年而少有又不數
年而富有迨公年四十餘已累貲鉅萬矣公以塞外非首邱地復
移家於故土晚年家益豐忻州屈指巨室者必及於公方公壯年
時勤瘁治生冒寒暑往來塞外手足皴皸面目黎黑雖少藉先世
遺基而繼長增高皆由於拮据經營而來得之亦不易矣得之難
惜之必甚慷慨施予之事出於席厚履豐者易出於銖積寸累者
難然公輕財好義嫻族之貧急者周恤無虛日親串之婚喪不舉
者量爲扶助晚歲取積年借券拉雜焚燒之遇荒歲指困周濟無
難色得之甚難而出之甚易以故公雖驟富而感頌者多無妬怨

者昔馬伏波游牧塞外三致千金之產輒自散之蓋自古賢豪之士其識見度量與世之僅知守財者不可同日語矣公性孝友嘗以失怙甚早爲恨事母彭太孺人能以色養與兄復齋公白首同居怡怡無間言蓋其至性之純篤如此公室旣完美則教諸子修文武業次子召南入州庠以教諭候選三子召虎中道光癸卯科武舉人議叙遊擊公以例誥封武翼都尉年已七十有六神明不衰有是德宜有是福理不誣也親友以公年近八旬將製錦屏以祝浼余姻親張澹園先生以尺書來屬爲之序余旣羨公之厚德足爲富人矜式且有感於公之際遇熙朝中外無疆域之限故能起家塞外無異於起家州里也爰樂得而爲之序

冀母馬太夫人七十壽序

故太夫人之風範知之爲最詳太夫人年屆七旬親友將躋堂以
祝而屬予爲文予故就所知質言之爲太夫人一觴之侑是爲序

侯節母趙太恭人七十壽序

節婦之重於令典也舊矣定例守節在三十歲以內逾二十年則
旌表合例矜呈學學牒縣縣核而申府府核而申司司核而詳院
院乃具題交部核覆奉俞旨乃得建坊旌表典至重也論者謂貧
家守節難富家守節易余謂不然貧家之難於守節謂旣失所天
艱於衣食耳然家旣空乏須自食其力紡績則轉軸連宵縫紉則
篝燈達曙飢咽糟糠寒緝敗絮勞力旣多游思悉絕但得曲突生
烟孤雛獲哺卽已快然無求寂寞淒涼之感其心固不暇及也若
富家則異是饗殮有廚井臼不須操也衣裳在笥曳婁惟其便也

廣廈無暑洞房無寒婢媪足備洒掃斷養堪供驅使天與之以佚樂不能卻也而或琴瑟方調宮弦迸斷孤鸞寡鵠觸景愴懷身與力兩無所用獨內而自苦其心此其情勢較之貧家爲尤難當此而印心古井不起波瀾遲之數十年而白首完節非冰雪爲骨者不能古今言守節者以柏舟爲稱首共姜衛世子之匹也豈貧家而守節者哉繹敬姜勞逸之訓其難易固判然矣誥封恭人侯母趙太恭人者誥封朝議大夫英齋公之子婦也英齋公以單丁嗣兩門各生男子子三第五子植堂公娶同縣玉璞趙公之女趙故名族太夫人年十四來歸婉婉聽從克嫻婦道未二載植堂公遽以疾卒時太恭人年十六悲泣不食尊嫜力勸之爲繼二房伯兄松軒公之子惠長爲嗣惠長生甫六月大恭人撫之如已出年十

五娶名門李氏之女爲婦年十九忽以疾逝遺服生子鑾階太夫人飲泣曰孫猶子也與媳李宜人共撫遺孤勤瘁備至持家儉約勤於女工閨壺之內肅然無譁笑聲迨鑾階成立爲部郎大母白首母亦華髮蘭咳色養溫溫如也侯氏前苦丁少至英齋公而多男孫曾緇緇各咏桃夭宜家室獨太恭人姑媳兩世茹苦含辛數十年時或相對酸惻淚涔涔溼襟臆睹鑾階頭角嶄然則又破涕爲笑互相慰藉百卉具腓而貞松獨飽霜雪可不謂難乎鑾階性孝謹奉重慈曲得歡心年三十餘已有兩子六女賦梨分棗繞膝嬉嬉兩節母順而樂之虐之以淒風苦雨償之以孝子慈孫天之所以報節孝者不爲不至矣先君子施南公嘗與篤齋副車爲賓主教其季弟紹先余頃年設帳綿田與其昆仲游晚歲歸田館平

卷一
遙又交其羣從子孫累世通家過從無間故其家事知之爲最悉
太恭人年屆七旬戚友將僉名呈請旌表且躋堂致祝屬余爲稱
觥之文乃臚所知而爲之序

侯節母李宜人五十晉六壽序

古今祝夫婦之詞必曰偕老合巹同牢調和琴瑟子孫蒸蒸齊眉
白首人世吉祥善事無逾於此至有時而賦柏州倫紀之不幸也
一見之不已而至於再世荼苦之境斯爲極矣大地皆膏雨和風
而寒雪嚴霜獨聚於一邱一壑呵壁問天漠然無語然而奇節非
此不顯後福非此不降則又不可謂天道之終於茫昧也吾於誥
封宜人侯節母李宜人而見之矣宜人系出名門夙嫻女誡姑趙
太恭人年十六而寡繼二房松軒公之次子諱惠長字懋修者爲

嗣是爲宜人之所天宜人年十七而歸於侯年二十一而良人遽赴玉樓之召絕粒不欲生姑趙太恭人抱之哭曰新婦有妊將分娩幸而男也吾門一綫可延若任情所至不知自返是重僂我也我亦相隨去耳宜人乃收淚進餐越四十五日而生男卽鑿階也方其幼也偶有疾疴則姑婦驚惕憂惶搏頰默禱神佛蓋慄慄危懼者十餘年迨鑿階長而授室血氣甚壯兩節母之心乃稍稍安貼今鑿階已有兩子六女呱呱啼笑繞膝扶牀非復向之淒涼景況矣余嘗觀陰陽之理溫煦居長夏萬物之所欣悅也嚴寒居大冬萬物之所畏避也然非冬日之嚴寒闕其生機而醞釀之則春夏之勾萌條達必不能暢茂而有力趙太恭人旣以青年賦黃鵠而宜人又繼之不幸之遭儼若亦步亦趨者今則椒實瓜綿蒸蒸

日起陰極陽生隆冬轉而爲春夏亦理數之自然者也宜人性婉
嫵事姑如女趙太恭人亦以女視之家政一稟命於姑無敢專外
事不問但教鑾階以謙和謹飭此所謂得婦道之正者歟初侯氏
昆弟之分爲兩支也資財亦已分撥旣而有耗減不支者又兩次
混合而勻撥之近年南方遭兵燹商號折閱已甚各房又有拮据
者乃以有餘補不足使之不相懸絕三分三合鄉里皆傳爲異事
比張公之九世同居何多讓焉吾晉太原汾州兩郡富室頗多然
皆以資財爲重同氣之戚彼瘠此肥不相顧恤甚或因爭財起訟
甘以苞苴納官吏求角勝於所親澆薄之俗令人慨歎然其家道
絕未有綿長者其男婦亦斷未有植品行守貞操者沙磧之土嘉
禾與芝草不生其理固然今侯氏家道雍陸重骨肉而輕資財故

其婦女亦深明大義貞異如此兩世以守節得旌較之數世以科名增重者其勞多矣宜人年五十有六戚友將製錦屏祝趙太恭人壽而並祝宜人壽宜人自居卑幼辭不敢當趙太恭人曰是髮種種華白與我同爲老寡婦親友盛意不可卻也躋堂致祝者乃乞余並爲之序

常母任太宜人六十壽序

余遊綿上識常子裕豐慷慨義氣丈夫也常子嘗援例入太學已復棄去馳馬試劍習武業既已標名譽序矣乃矻矻爲武舉子業樹的百步外引滿而發發輒破的日拽百石弓百數持大刀作旋風舞如是者無間寒暑屢挫於有司而氣益銳孳孳不休以余所見習武舉子業無若常子之勤且久者嘗語之曰肄武至勞吾

子非急於祿仕者何自苦爲常子謝曰某不慧不能以詩書博青紫獨念精力粗頑或可挽強命中博取科名爲吾親晚景之娛是以精力未衰不敢輒休也因歷述萱堂誥封宜人任太宜人之賢且曰願得吾子一言以爲吾親壽余謂人子莫不欲尊其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力之所能竭分之所得爲無不當致於吾親者然或狎恩恃愛驕惰成習顯揚之說塞耳而不能聽此固人子之尤抑或由父母之恩深掩義而不能振作其志氣使之致尊於我也太宜人以大德全福蔭庇家門其長君禮心規言矩步爲鄉里矜式旣已捧檄而喜紫誥黃封致隆於慈母之前矣而次君裕豐抱投筆封侯之願勤苦其心力必欲一當而後已卽兩君之守身勵志竭其心力之所能以致尊於太宜人而太宜人義方之訓從可

知矣余告常子曰舉業之途文武同慨得失利鈍所不可知如吾子之材勇而加以不懈之功力宜其飛黃騰達矣而駿足屢羈卒未能壯歲請纓建高牙大纛迓板輿於名山勝水之間揆之孝子之心必有鬱鬱其不適者然而無妨也尊養之道在乎性天世有以鼎烹事其親而其親不樂者有負米百里之外以事其親而其親怡然者誠與僞之別也存吾子尊其親之心而竭吾子尊其親之力懷懷明發無忝夙夜是則不匱之眞機而所以致尊於太宜人而綿其南山之壽者爲已至矣請列鄙言爲一觴之侑是爲序

張公蓮塘暨配羅恭人六十雙壽序

張子申甫舊受學於先君子以弟畜余往來驩洽如家人也歲戊

子余遊汾上申甫適自京師來謂余曰吾從父誥授中憲大夫蓮塘公年屆邇甲諸戚若友謂其懿德之宜於壽考也將製錦屏以祝而未得其辭子方從學於史氏試爲之余謝曰駢儷之言非所長也恐寒陋無以稱事申甫曰惟公亦不喜夫夸者言也試質言之余曰唯唯試言公之概申甫曰公質直和厚與物無迕而性通敏達於事理事考贈公以色養伯仲之間壘篋迭和宴如也少執儒業銳意功名是時贈翁春秋高諸兄弟並績學里居未卜所嚮公慨然曰嚴親老矣而猶以庀夜勞心安用家督爲且吾家簪纓名閥諸兄弟年及強仕匿迹園居將何以張大吾閥然宦海茫茫靡所定止根本之地實爲要圖諸兄弟請出而報國予挂名仕版足矣家門之事予以一身任之由是置舉子業起操家棣課農桑

督賀鬻一切井井罔有廢墜以故贈翁得以含飴弄孫頤養耆年而太夫人就養京邸怡然適志皆公力也厥後爾兄一令於南海一令於閩並以循聲著而季弟環洲公以京曹出爲甘涼郡丞當事倚賴列諸薦章又撫教諸孤姪殫盡心力並得成立或校書蘭臺司算齊右或起家進士觀政秋曹計一門之中兄弟叔姪數歷中外並以宦績顯於時而根本之地數十年擘畫經營使之無內顧憂者咸於公平是賴余喟然曰是足以壽公矣此老氏所謂以無名爲名漆園氏所謂以無用爲用者也蕭文終戰伐之功不及韓彭而守關中以輸軍實卒佐成大業者文終也寇雍奴略地之功不及馮耿而守河內以供飛輓卒佐成中興之業者雍奴也國既有之家亦宜然余觀世宦之家蟬聯鵠起簪紱布宇內而桑梓

之地或虛無人焉或僅有之不足以了其家事焉遂至庭戶塵封藏書散失桑田坐荒松楸枯廢及一旦或賦歸來而瓶無儲粟貲乏買山因是潦倒遷流而所稱王謝崔盧忽焉不知何往者比比然也如公之深維本計而從容坐鎮者豈易見哉譬之樹焉枝幹繁蔚參天蔭原而公則護守其根株者也譬之水焉支派浩衍貫河達海而公則疏剔其源泉者也一門之元氣公實培之則公之醞釀亭育而自培其元氣者又何如耶然則公之所爲壽者在一家不僅一身在數代不僅一世吾聞德配誥封恭人羅太恭人與公合德亦與公齊壽龐眉皓髮同享期頤是固理與數之必然者也是足以壽公矣申甫曰未已也公樂善好施沾溉者甚夥嫻鄰有紛糾爲之排解無虛日梓里公事必推公爲領袖因是捧觴而

欲爲公壽者蓋什伯糜至也余曰公既有其華犖大者小節固不煩縷述矣因次其語以復於申甫爲公侑一觴焉是爲序

例貢生李君純嘏七十壽序

先大夫施南公有手鈔傳青主徵君語言拾遺二卷內題幼科證治準繩一則云姚甥持此乞老夫點定數方習之爲糊口資既習此實無省事之術但細細讀緒論再從老醫口授自當明解又云扁鵲以秦人之愛小兒卽爲小兒醫慈和愷悌便入醫王之室慎勿流於惡恣如李醜也余嘗推論其意以爲醫仁術也然必先有仁心而後可以行仁術世之習醫者操救人之術而或至於殺人固由術之不精抑亦其心先從膜視姑以人命試吾術試之不效又不肯求其所以然故人之不死於病而死於醫者比比皆是無

仁心以爲之質固不可以爲醫也李君純嘏仁人也與余幼卽相習其氣貌藹然如春與人語如恐傷事親純孝父臥病十餘年君恒衣不解帶飲食溲便皆躬親扶掖十餘年如一日鄉里皆稱爲孝子君少業儒屢試不售中年讀岐黃書遂學爲醫無論貧富貴賤邀之卽往無車馬者步行夜寐方熟有叩門求診者披衣就之冬月冰霜結鬚眉寒氣塞口不得語手凍僵不敢出袖不以爲苦君家僅中資然不以醫爲利病愈不索謝貧者藥資不償亦卽折券無論在家在肆老幼男女晝夜環集求醫無頃刻暇偶暇仍披讀未見之書臨一證不得其方枕上推求或致終夜不寐君與余堂姪近甫爲兒女姻親以親串禮往來余家中老幼男女偶有疾患告君君卽來診余研食平遙恒以家中人口託君君亦慨應余

見君勞悴過甚嘗謂之曰君既不以此爲利而頭童齒豁屹屹爲之摩頂放踵而利天下近於墨子之兼愛矣曷謝絕以自頤養君蹙然曰心不忍也於孝此眞所謂仁心爲質者歟鄉人重君品誼偶有紛爭君一言排解立釋善氣所薰蒸宗族鄰里皆被其化君驅車行道中兒童皆識之曰李先生也君少余二歲鄉人將製錦幃爲君豫祝七十壽辰專足來平遙乞余爲文時余方辦團防諸事軍書旁午之中匆匆掇管爲君遙佈一觴焉是爲序

例封安人王母高太安人八十晉五壽序

咸豐十一年冬直隸流匪竄入忻代五臺之上峪劫案頻聞崞縣之宏道鎮一夜連劫兩鋪戶距余所居之東冶鎮三十里東冶爲五臺合縣大都會居民千餘戶鋪戶字號二百餘人情惱懼就余

問策余勸令辦理團練謀首事之人各行頭皆弗敢當有王君秋原者慨然任其事余請於邑宰余小欄太令派丁役赴東冶巡查邑人武孝廉朱君汝勤適署五臺把總助余料理其事遂舉行直隸流匪不敢窺伺次年余適平遙館奉旨督辦山西團練王君來館商量團練事宜余畀以所刊團練條款並重鵬廣西團練事宜王君歸而勸辦策蹇遍歷南路各村社苦心勸諭告以團練之有利無害人皆踴躍樂從風聲既布流匪裹足閭井晏然余請於英香岩中丞畀君以六品功牌派爲團總君復舉團長四人以自助而南路團練一事遂倡合縣之先聲焉甲子春王君以書來曰元義以家貧廢學而賈其尙能粗知大義於公事弗敢退縮者皆吾母之教也因詳述其尊堂高太安人孝慈勤儉諸懿行曰吾母今

年八十有五諸親友將製錦幃以致祝欲乞先生一言以爲重余
維公父文伯之母不輟績而其子爲魯國賢大夫陶公之母不嘗
解而其子爲東晉勳臣觀王君之辦團務而太安人之所以教子
者可知矣乃不辭而爲之序

仰周韓公暨繼配劉儒人六十雙壽序

蓋聞處士風高應少微而彩朗賢媛德茂騰寶婺以芒垂分曜爲
難雙輝尤異矧夫耕廛寄跡弗資軒冕之華井白習勤無改布荆
之素揚頌謝文流之靡交知殊墨客之浮苟非操履過人愜鄉評
於月旦胡克聲稱藉甚傳輿頌以風馳惟我仰周大兄大人山右
高豐雲中望族衍瓜綿於魏國司馬同稱聯華胄於荊州登龍共
羨大兄幼徵穎悟長益權奇聽徹夜之書聲清同雛鳳試當時之

筆力健擬搏鵬鵬以養切蘭咳供艱菽水待掄升於薦鶡譚檄何
年思孝養於牽牛持籌亦善遂操計然之術聊施盤錯之才馬文
淵耕牧西陲自韜鴻業范少伯遨遊南國別號鴟夷飢穰能知生
財有道錙銖不較惟賈稱廉乃其讓財似飽居室同荆義所重而
利所輕常嚴一介得之難而施之易屢散千金斯固身居市廛之
中心遊坊表之際者矣至若政施門內爰繫家人親捧盤匱色常
溫乎孺子頰衣斑彩唬或肖乎嬰兒慨棣萼之難全長兄早違乎
雁序喜荆花之獨茂季弟更篤夫鴿原兼以義重魯連片言而紛
紜立解信同季路一諾而戚黨同欽綜厥生平尤稱表卓者也德
配劉孺人白水名閨青藜世胄幽蘭紉佩幼已奉爲女帥香茗裁
篇長不煩乎姆教迨歸我大兄大人也鹿車共挽釵何須夫玳瑁

澣衣長服緣早却夫偏諸斯時也舊素新縑嫌疑易涉遺雛弱息
撫育難周而孺人性本敦仁身為代匱教成婉婉詠季女以采蘋
訓備慈嚴挽佳兒而晝菽經營婚嫁以畢晨昏屏當米鹽何分早
晏所尤難者大兄產不中人性尤長者推困視若尋常爲黍幾無
虛日而孺人則相夫有道能宏推解之風佐德無方尤崇緩急之
誼所以繽紛雜佩無齟齬於齊閨而璀璨緇衣效殷勤於鄭館者
也茲者大兄年屆杖鄉行誼早賓乎邑宰孺人德優中饋儀型備
式夫嫺鄰而且燕翼貽謀鳳毛蔚起長君策名於仕版次君翔步
於圓橋家衍一經予季還焚膏而肄習慶延三代文孫更露角以
崢嶸此皆徵大兄之垂訓義方而亦見孺人之彰儀內則也茲當
懸弧令序設稅良辰某等誼切葭莩情殷桑梓用託毫箋而致祝

敬隨寶從以稱觥佇看黃髮同歌獻壽酌雙鸞之椀更見紫泥遙
錫鍾祥開駟馬之門是爲序